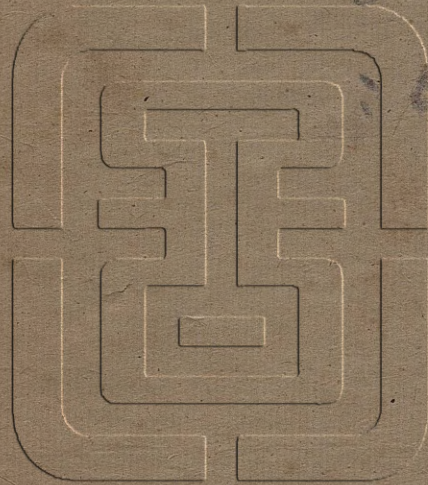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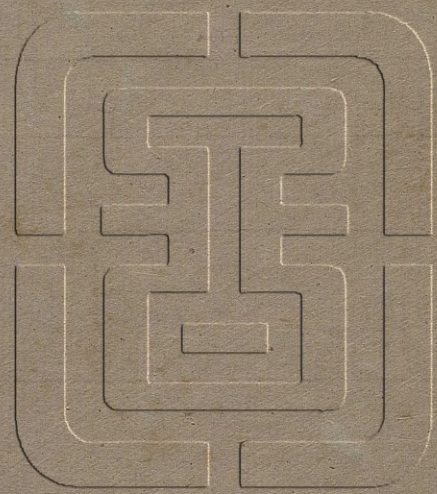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6140

825





曝書亭金石文字跋尾卷六

秀水朱彝尊著 吳縣後學朱記榮校刊

宋太宗書庫碑跋

右宋太宗皇帝書庫碑大中祥符四年真宗御書勒石在太原府壽甯教寺碑爲風雨崩剝其半沒土中歲久盡蝕文凡二千餘言僅存數百字其陰石尤泐所可識者有太宗御製文集四十卷又集一十卷怡懷詩一卷迴文詩一卷逍遙詠一卷至理勤懷篇一卷宋志載御製集一百二十卷蓋統言之也碁勢圖

琴譜各二卷蓮花心漏迴文圖若干卷雜書扇子一百三十六柄雜書簇子七百五十三軸按史帝旣削平諸國收其圖下詔購遺書于左昇龍門北建崇文院徙三館書實之此崇文書目所自始也又分三館書萬餘卷別爲書庫所謂祕閣是也王明清有言太平興國中諸降王死其舊臣或宣怨言太宗盡收用之寘之館閣使修羣書廣其卷帙厚其廩祿贍給以役其心俾卒老于文字則帝之留意翰墨特出于權謀祕計而非性所好也雖然亡國之臣世主往往輕

視之如土芥而重繩之以刀鋸帝獨容之禁侍之列給筆札事纂述謂非世主所難能歟嗚呼是可記也

宋京兆府學石經碑跋

京兆府學新移石經碑記宋元祐中京兆黎持撰文河南安宜之書鋟之者長安石王安民也其曰汲郡呂公者宣公大防之兄以工部郎中陝西轉運副使知陝州以直龍圖閣知秦州大忠也自唐鄭覃等勒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天祐中築新城石爲韓建所弃劉鄩守長安幕吏尹玉羽請輦入城鄩謂非急務

玉羽給曰一旦敵兵臨城碎爲矢石亦足以助戰鄴  
然之移置尙書舊省至大忠領漕日始克盡列于學  
載持記甚詳方是時宣公在朝二三執政罔非正人  
監司長吏咸以興起學校哀集經史爲務至紹聖元  
符之際小人柄政諸君子咸被重罪以去宣公竄死  
虔州未幾大忠亦降官崇甯初籍黨人立石端禮門  
側蔡京復自書碑頌郡縣彼張商英周秩楊畏之徒  
反覆附和恬不知恥民以一石工獨能嚴邪正之辨  
不肯鐫名姓于碑惟恐得罪後世匹夫之志不可奪

如是夫持爲京兆學官其文辭條達類南豐曾氏而  
宜之之書亦稱入格迄今博聞之士或不能舉其姓  
氏民則後生末學皆能道之以此見立身行己不可  
不爲後世慮苟是非得其正雖百工技能之人反有  
樂于當時之士大夫者嗚呼可感也已玉羽者京兆  
長安人以孝行聞杜門隱居鄴辟爲保大軍節度推  
官仕後唐至光祿少卿晉高祖召之辭以老退歸秦  
中嘗著自然經五卷武庫集五十卷其書散見于冊  
府元龜惜歐陽子不爲立傳而其書亦不傳于世也

予既感碑文之出于民所鐫而題其後予友鍾淵映將注五代史記并書玉羽之事告之俾附注于鄴之傳焉

太原縣惠明寺碑跋

呂惠卿儉人也當時君子視若鬼域而王安石獨任之不疑且曰惠卿之賢雖前世儒者未易比也今觀惠明寺舍利塔碑雖能文善書之士無以過之世徒知爲頭會箕歛之才不知兩人當日以經術定交而取合于文字也嗚呼此其所以爲姦也歟

桂林府石刻元祐黨籍跋

元祐黨籍徽宗書之立石端禮門其初九十八人爾旣而蔡京復大書頒郡縣以上書人及已所不喜者作附麗人添入凡三百九人碑稱皇帝嗣位之五年蓋崇甯四年也是時籍中曾任宰臣執政者十無一存曾任待制及餘官亦已零落過半亡者毀其繪像及所著書奪其墳寺存者定爲邪等降責編管荒徼禁不得同州住其子弟亦不得詣闕下小人之快意未有甚于斯時者矣豈復有所忌憚乎其後張綱看

詳謂王珪一名不合在籍自九十七人外益以上官均岑象求江公望范柔中鄧考甫孫諤六人共一百三人皆係名德之臣許子孫陳乞恩例次數而龔頤正遂采三百九人之事跡成元祐黨籍列傳譜述一書凡一百卷蓋惟恐其闕然則小人之厄君子適以榮之士之自立宜審所擇矣京所書刊石滿天下惟桂林勒之崖壁故至今獨存碑後王珪章惇姓名漫漶者爲瀑泉所泐也康熙乙丑二月望日

大同府普恩寺碑跋

右大同普恩寺碑記宋修武郎借吉州團練使充通問副使婺源朱公弁所作也公以建炎元年十一月奉使爲金人所留迫之事劉豫不可欲易其官不可探策使之歸復不可其語耶律紹文曰上國之威命朝以至則使臣夕以死夕以至則朝以死觀其懷印卧起悲歌慷慨與漢之蘇武何異非孔子所稱不辱君命者歟記成于金皇統三年二月實高宗紹興之十三年也于是公之去國蓋十七年矣題曰江東朱弁而不書官又其上系以皇統年號論者疑公自貶

其詞合乎古君子危行言孫之義而未得其本也攷  
公之歸宋在是秋七月記之作當在和議初成而公  
臨發之時也彼寺僧者見公既去不能原公大節所  
在惟知奉國人之法輒刪去其官爵增易其紀年無  
足怪者史載公被留時嘗具酒食告僚友曰吾已得  
近郊某寺地一旦畢命諸公幸瘞我其處表曰宋通  
問副使朱公之墓于我幸矣而公碑文亦曰予築館  
之三年歲在庚戌冬十月乃遷于茲寺然則所謂近  
郊某寺者殆卽普恩寺非邪史又載公以文字教金

之貴人子弟使之就學因得以和好之說進蓋公之  
文有不得已而爲之者當其時宋諸臣留于金若宇  
文虛中吳激蔡松年之徒多以文學自命顧寺僧獨  
以公之言爲足重于世亦以見恭敬之不可弃而忠  
信所行者遠也嗚呼士君子不幸生喪亂之際又不  
幸以文章爲世所重得其文者或不原其志意所在  
輒更易以就時人之耳目至使大節皎然若朱公者  
幾無以自白于後世讀普恩寺之碑其亦可感也夫

杭州府學宋石經跋

宋高宗皇帝御書石經紹興十三年知臨安府事張  
澂摹勒上石淳熙四年詔知府趙磻老建閣于太學  
題曰光堯石經之閣置石其下洪邁曾惇楊冠卿葉  
紹翁李心傳陳騏王應麟潛說友紀之詳矣宋亡學  
廢爲肅政廉訪司治所西僧楊璉真伽造白塏于行  
宮故址取其石壘塏杭州路廉訪經歷申屠致遠力  
持不可然已損其什一元至正間卽治所西偏建西  
湖書院以祀先師設有山長掌書庫其後明常熟吳  
訥乾州宋廷佐先後巡按浙江或覆之廊或贅以頌

甌崇禎末廊圯乃嵌諸壁中左易二書六詩十有二  
禮記向有學記經解中庸儒行大學五篇今惟中庸  
片石存爾其南則理宗大書御製序四碑在焉右則  
春秋左氏傳四十八碑闕其首卷通計八十七碑諸  
經雖非足本然書法甚工學古者所當藏弄若夫秦  
檜一跋已爲訥椎碎其詞見于學士院中興紀事本  
末君子無取也

書拓本玉帶生銘後

玉帶生宋文丞相硯名也石產自端州未爲絕品其



修扶寸廣半之厚又微殺焉帶腰玉而身衣紫丞相  
寶惜旁刻以銘書用小篆凡四十有四字歲甲申觀  
于商丘宋節使坐上因請以硬黃紙摹之不敢響榻  
也生之本末略見玉笥生詩其銘辭亦附注于詩編  
按金華胡翰作謝翱傳稱天祥轉戰閩廣至潮陽被  
執翱匿民間流離久之間行抵句越是信公軍敗後  
硯卽歸翱可知其寓浦陽永康閱祐思諸陵登釣壇  
度必攜生偕往懷古之君子可以深長思矣

遼釋志願葬舍利石匣記跋

京師仙露寺金人俘宋室子女置其中見蔡儵北狩  
行錄趙子砥燕雲錄顧地志失載遺蹤遂不可稽康  
熙二十六年五月宣武門西南居民掘地得石匣匣  
旁有記自稱講經律論大德志願錄并書乃遼世宗  
天祿三年瘞舍利佛牙于此記後有千人邑三字蓋  
社名也施主姓名首列帝后諸王大臣下及童男小  
女考遼史世宗妃甄氏後唐宮人帝從太宗南征得  
之寵遇甚厚及卽位立爲皇后至天祿四年方冊立  
皇后蕭氏二后同死察割之亂並葬于醫巫閭山記

刻于三年所云皇后蓋指甄也東明王者疑是明王安端卽察割之父以功王東丹國故曰東明王也燕主大王者中臺省右相牒蠟爲南京留守封燕王故曰燕主大王也國舅相公者靖安蕭太后族只撒古魯以天祿元年爲國舅帳詳穩故曰國舅相公也獨趙思溫子延昭史作延昭而通鑑亦作照嘗爲石晉祁州刺史後仍歸遼餘子本末不得其詳矣又記有建寧堵波之文疑當時石匣置于塔下塔久廢而石匣僅存土中匣已無蓋其舍利佛牙又不知何時散

佚也

遼雲居寺二碑跋

右王正智光雲居寺二記共勒一碑碑額篆書重修雲居寺一千人邑會之碑一稱結一千人之社一千人之心一稱完葺一寺結邑千人近年京城發地得仙露寺石函記後有千人邑三字尼曰邑頭尼覽者疑是地名合此碑觀之則知千人邑者社會之名爾天順皇帝者遼穆宗尊號丞相秦王者重元爲南京留守也遼史聖宗初卽位羣臣上尊號曰昭聖皇帝

統和元年六月上尊號曰天輔皇帝五年四月上尊號曰至德廣孝昭聖天輔皇帝二十四年十月上尊號曰至德廣孝昭聖天輔皇帝今碑建于二十三年尊號無天輔字是則二十四年十月以前聖宗尊號但云至德廣孝昭聖皇帝如碑所記至二十四年乃合元年尊號天輔字以稱之否則二十四年所上之號與五年無異何用羣臣復上乎竊疑史有誤也

金京兆劉處士墓碣銘跋

金京兆劉處士墓碣銘奉天楊英撰文武功張徽書

洛陽李微題額立石者同知京兆總管府事高貴也文稱處士初諱章更名九隴又名渭又名於菟其字希文不易也下筆有骨肋西州碑版多出其手一榻之外皆法書名畫望而判其真贗嘗鬻書于市一達官持之去處士直詣廳事取書辭色不少遜挾書掉臂而出性不喜浮屠法而處開元塏三十年無家無妻子正大八年詔民東徙至陝旣而事且變投所蓄古印章鼎彝于河避地平陽入太原尋還故里以疾卒按金史哀宗紀元兵旣取鳳翔兩行省棄京兆遷

居民于河南所云事變者此矣英之銘曰士之遇也  
爲龍爲虎其不遇也如魚如鼠旣魚其龍又鼠其虎  
生必違其所好死則從其所惡將矯世以自戕抑直  
行而不顧苟會于心于載其猶旦暮者所以信于人  
者以銘先生之墓吁辭特崛奇而微正書多涉篆隸  
體亦不猶人金源遺集傳至今者惟趙秉文王若虛  
段克己誠已李俊民元好問數家而已斯銘不見于  
載記乃摭其大略書之冊尾兼錄其副示長洲孫生  
附著于書法考焉

趙吳興于字文跋

周興嗣于文便于小學善書者恆寫一本獨智永曾  
書八百本散在江南而吳興趙王孫亦屢書之延祐  
三年四月有旨趙子昂寫來于文一十七卷發祕書  
監裝背收拾此或一十七卷之一也吾鄉項子京家  
刻石今歸于于

元豐閏縣合碑記跋

豐潤縣本玉田之永濟務金史稱太和間置明寰宇  
通志一統志因之今觀至元七年縣令孫慶瑜碑記

則改務爲縣乃章宗大定年事且云承安中以懷遠  
大將軍夾谷公習捏來宰是縣足徵置縣在泰和之  
先也碑又云大安初避東海郡侯諱更名曰豐閩東  
海郡侯者卽衛紹王然則縣始置時仍名永濟可見  
又云大朝開創以來庚辰之歲改縣爲閩州考元史  
竟未之載宋王諸公未免失于討論矣清類天文分  
野之書云洪武元年改閩爲潤而今國子監金元史  
雕本閩旁均著水亦非也碑書法雖不工然辭足以  
達其述先後政頗詳顧修地志者曾不引證何哉

霍山廟建文元年碑跋

右霍山廟碑建文元年正月壬午祇祭上帝于南郊  
二月癸亥鴻臚寺序班周敖國子監生袁綱奉命以  
香幣牲醴祭告中鎮勒其文于碑嵌廟西壁上蓋自  
燕師靖難之後四年之政事悉行革除舊典遺文去  
之惟恐不盡乃普天之下尙留此一片石存人間世  
之君子有志于補修惠宗實錄者辭雖不多所宜大  
書特書布在方策者也

跋首善書院碑

萬曆丁酉先太傅文恪公偕福清葉文忠典應天鄉試得華亭呂公原先生卷先文恪欲置第一文忠謂是卷文雖高恐不得第欲以所擬第二人領解先文恪曰此時文爾雖第與不第等未若不第者之文其人必以學行聞于時遂定先生卷第一後先生試禮部輒擯落謁選人官工部司務是時鄒忠介馮恭定講學京師于宣武門內大時雍坊建首善書院先生與周忠毅董其役而先大父時爲都察院照磨實經營之及書院成文忠作記董文敏書之則先大父已

遷官故未得書于石也繼而羣小交攻毀書院而碎其碑傳聞碑初立時祇搨一十三紙而先生藏其二至崇禎壬申文敏起自田間桐城孫舍人國救請重書是碑文敏謂曩曾書二碑一置書院一爲王評事應遴摹勒藏壁間爲御史某徙置中城察院官舍訪之果存其後西洋人借書院以爲厯局久之遂踞其中甲申春李自成入寇中城所藏之碑亦不可問矣康熙辛酉予復主江南鄉試先生之孫嘉先持搨本見示又六年嘉先子天右持至都將重勒上石請予

跋其尾予母華亭唐文恪公孫也先君安度先生侍  
先太傅于京邸兩家結婚呂先生實爲行媒今兩家  
子姓仳離坎壈先代賜書俱已零落而先生後人猶  
能于兵火之餘裝潢是碑守以勿失摹而刻之俾覽  
觀者仰先儒之典型可以識君子小人存亡進退之  
故是碑傳書院雖毀安知無有復之者則嘉先父子  
之功不可泯已

北京國子監進士題名碑跋

唐人及第書名雁墪未必錄諸石也明白永樂二年

命工部建進士題名碑于南京國子監撰記者翰林  
侍讀學士王達也十三年會試天下貢士于北京登  
科考謂是歲卽命立石國子監然今無有有之自宣  
德五年林震榜始也由宣德訖崇禎十三年碑凡七  
十一通思陵厭薄進士故將下第舉人與廷試貢士  
史惇等百六十三人又吳康侯等百人盡留特用於  
是惇等請援進士例謁孔廟行釋菜禮并立石題名  
帝如所請大學士周延儒奉勅撰文太僕寺少卿翰  
林院侍書朱國詔奉勅書石篆額工部營繕司郎中

王顥監工立于進士題名之次而十六年楊廷鑑榜  
遂無隙地可樹碑矣予輯日下舊聞既撮其大略筆  
之于卷康熙辛未秋八月上丁天子命大學士代  
祀孔子彝尊充十哲分獻官禮畢偕祭酒汪彭鼂采  
司業吳涵容大徧覽諸碑其初釋褐卽撰記立石後  
乃有遲一二十年始立又或有題名無記兼踏于地  
者多有之嗚呼明之祖宗待進士可謂隆矣苟不由  
是出身選人輒投之僻左荒遠之地士大夫論資格  
日嚴而萬厯以後題名之石不師舊典作記登第者

罕有拓而傳示子孫徒僵立千風雨冰雪之中信其  
剝蝕不亦可歎也夫爰屬二公扶其踏者并搨之



曝書亭金石文字跋尾卷六



光緒甲申小春  
月白堤八字橋  
孫谿槐盧家塾

皇清勅授徵仕郎 日講官 起居注翰林院檢討  
竹垞朱公墓誌銘

經筵講官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加三級澤州  
陳廷敬撰

康熙初北平孫公北海老而家居以經學詔後進子  
亦往遊焉孫公盛稱秀水朱君錫鬯之賢一時東南  
文學士游 京師者其推謂爲老師宿學予心嚮往  
焉而莫之能識也後舉博學鴻詞授官翰林已而長  
直

內廷子朝夕與君相聚甚驩也甫及一年以謫去予亦以他事引嫌求罷仍留書局兩人者時復得以閒居相過從爲文字之娛游觀之樂數年至今過槐市虎坊之間未嘗不黯然以悲也君旣南歸後又數年予扈從河上至吳門得見君于南園至武林又見君于湖上文采風流不殊曩昔而予則頽然且老矣又三年君歿君外孫周子象益以君狀來偕查子悔餘謁銘于予云非夫子孰可志其墓者予弗敢辭雖然予旣不能爲信今傳後之文亦姑識其平生出處交

游之節槩凡吾意之所不能盡者世之君子庶幾有得吾兩人之心于語言文字之外則君有銘而予亦可以無憾矣君諱龜尊錫鬯其字號竹垞先世居吳中自吳江遷秀水高祖諱儒以醫顯官至奉政大夫太醫院院使以子貴贈光祿大夫柱國少保武英殿大學士曾祖諱國祚以醫院籍由順天府學中萬曆壬午鄉試癸未進士第一人除翰林院修撰歷官吏部右侍郎引疾歸光宗初起南京禮部尙書入東閣加太子太保進文淵閣尋以戶部尙書兼武英殿大

學士加少傅歸卒贈太傅諡文恪文恪公六子長諱  
大競仕至雲南楚雄府知府子五人長茂暉以廕授  
中書科中書舍人好學問樂取友爲復社宗盟輯禹  
貢補注君嗣父也本生父諱茂曙楚雄公第二子也  
天啟初補秀水學生甲申後棄去卒私諡安度先生  
撰兩京求舊錄有春草堂遺稿安度先生子三人君  
其長也舍人無子以序立君爲後君少而聰慧絕人  
生數歲嘗見諸神物異怪狀不類人世及他人視之  
輒無所見書過眼覆誦不遺一字塾師舉王瓜使屬

對君應聲曰后稷師怒笞之爲舉業文千言立就已  
能工詩崇禎十三年浙東西大旱饑人相食自文恪  
公以宰輔歸里家無儲粟楚雄公清廉安度先生貧  
至絕食君守書冊自若也旣而曰河北盜賊中朝黨  
朋亂旣成矣何以時文爲不如舍之學古乃肆力于  
周官禮春秋左氏傳楚辭文選丹元子步天歌人皆  
笑以爲狂迂未幾亂果作君年十七贅婚嘉興練浦  
之陽馮村馮公有客王鹿柴華亭名士也見君大奇  
之曰此必以詩名世後君名益高四方以幣聘者爭

集其門所至皆以師賓之禮遇焉客游南北必橐載  
十三經二十一史以自隨已而遊 京師訪孫公于  
退谷公過君寓見插架書謂人曰吾見客長安者務  
攀接馳逐車塵蓬勃聞不廢著述者惟秀水朱十一  
人而已君旣以博學徵試之 殿廷相國馮公得其  
文歎曰奇才  
詔以檢討充  
起居注  
日講官在

丙直間語予曰公直似益都清如曲沃予謝不敢當  
以君之賢至今思其言因以自策勵其亦不得不謂  
之知言也歟君雖以被劾鑄一級罷尋復原官歸里  
後數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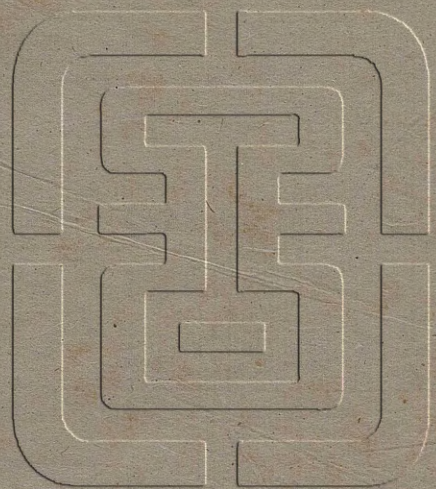
駕巡河上至江浙

賜御書四字曰研經博物禮遇之隆固無替于昔時  
也君旣退而著書有日下舊聞四十二卷經義考三  
百卷明詩綜一百卷瀛洲道古錄若干卷五代史注  
若干卷金石文字跋尾若干卷禾錄若干卷齋志若

千卷齋志者通政使曹公寅與君合撰者也曹公爲君刊曝書亭集八十卷未卒業而君歿君之自立如此回視京華儕輩奔走塵埃中所辛勤而僅有者猶泰華之于邱垤衰遲蹇鈍之人俛俛然莫適從也得失之林亦可考而知已君閒居謂其孫稻孫曰凡學詩文須根本經史方能深入古人窠奧未有空疎淺陋勦襲陳言而可以稱作者記云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予舉此以爲教子弟之法焉君在翰林預修一統志主考江南

覃恩授徵仕郎貤贈生父家居十有九年康熙四十八年十月卒年八十一配馮孺人歸安儒學教諭馮君鎮鼎女前十六年卒子一人昆田國子監生賢而有文前卒女二人一適吳江周能察一適桐鄉貢生錢琮孫二人桂孫國子監生稻孫府學生曾孫男二人振祖賜書孫女二人銘由

或史而野或經而葩物亦有然爲蓬爲麻嗚呼竹垞天邪人邪得于天者旣碩孔多人其謂何



光緒甲申小春  
月白堤八字橋  
孫谿槐廬家塾

聯  
興堂馮烘記刊



